

间”之说,其名方“防风通圣散”,既能清泄内火,又有麻黄、荆芥、防风、薄荷解表透邪,为表里双解,清热透邪之剂。杨栗山自拟增损双解散(僵蚕、蝉蜕、姜黄、荆芥穗、防风、薄荷、黄连、黄芩、连翘、栀子、桔梗、石膏、滑石、甘草、酒大黄、芒硝、当归、白芍),云:“余加减数味,以治瘟疫,较原方尤觉大验!为治疗瘟疫初起表里双解、上下分消之剂。”三黄石膏汤(黄连、黄芩、黄柏、石膏、麻黄、栀子、豆豉、葱白),为陶华方。方中以三黄清三焦之火盛,栀子导热下行,石膏倍用以清阳明之热,配合麻黄、葱、豉,法取青龙之意,开表闭而散火热,即在解毒清火之中兼加发散火郁之药。叶天士在《温热论》云:“在表初用辛凉轻剂,挟风则加薄荷、牛蒡之属,挟湿加芦根、滑石之流,或透风于热外,或渗湿于热下,不与热相搏,势必孤矣”^[5]。吴鞠通据叶天士经验,提出“治上焦如羽,非轻不举”,整理出银翘散、桑菊饮、新加香薷饮、三仁汤、桑杏汤等温病初起名方,皆在于辛凉透邪。叶天士同时指出:“到气才可清气,入营犹可透热转气,……黄苔不甚厚而滑,热未伤津,犹可清热透表。”^[5]对六淫之火,尤宜强调宣发透达,使内伏之火能从内达外,不致遏郁不解。热入营分,即在滋阴清营之中,犹可宣透气分郁闭之热,故清营汤中用金银花、连翘、竹叶等轻清宣透之品,即“火郁发之”之意。

“火郁发之”不仅用于外感热病,亦适用于内伤杂病。七情郁结,饮食劳倦,皆可生郁化火。对内

之火,同样用发之之法。朱丹溪创越鞠丸(香附、川芎、苍术、神曲、栀子)主治六郁^[2]。方中香附行气解郁,以治气郁;栀子清热泻火,以治火郁;川芎活血祛瘀,以治血郁;苍术燥湿健脾,以治湿郁;神曲消食导滞,以治食郁。若气机流畅,五郁得解,则痰郁随之而解。加味逍遥散是治疗肝脾血虚、肝郁化火之方。肝为藏血之脏,性喜条达而主疏泄,内寄相火,体阴用阳,若七情郁结,肝失通达,肝体失用,皆可使肝郁化火,克土犯脾。其中柴胡、薄荷、栀子疏肝郁,清肝火,为发越火郁之药。李东垣创火郁汤(升麻、葛根、白芍、柴胡、防风、甘草、葱白)^[6],治心火下陷脾土之中,郁而不得伸,五心烦热等症。历代先贤,多有发挥,或从外感,或从内伤,创立了很多名方,极大地丰富了“火郁发之”的内容。

参考文献

- [1]陈梦雷.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.第一册.医经注释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5:756.
- [2]朱震亨.丹溪医集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3:344.
- [3]张介宾.类经(下册)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65:946.
- [4]梅国强.伤寒论讲义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3.
- [5]杨进.温病学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3:263.
- [6]李东垣撰.文魁,丁国华整理.兰室秘藏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6:121.

(收稿日期:2010-10-15;修回日期:2011-05-20)

[编辑:李 巍]

“皮毛生肾”临证浅议

崔应珉 车文生 徐 羽 刘 明*

河南中医学院中医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所,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一号,450008)

* 通讯作者:liupaula@sina.com, (0371)85680227

[摘 要] “皮毛生肾”的理论,指出了肾与皮肤病的关系,不仅为临证治疗皮肤病“从肾论治”提供理论依据,而且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对于一些顽固性皮肤病采取补肾的疗法。

[关键词] 皮毛生肾;皮肤病;从肾论治

在皮毛与五脏的关系中,其中皮肤与肺关系尤为密切,《黄帝内经》明确提出:“肺主皮毛”,“肺合皮毛”,“肺生皮毛”,“肺应皮毛”。但是临床治疗一些顽固性皮肤病从肺而治并无不妥,疗效虽有,但不够满意,翻书阅卷,寻经问典,始知“皮毛生肾”,略有所悟,陈述于下。

1 皮毛与肾的关系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:“西方生燥,燥生金,金生辛,辛生肺,肺生皮毛,皮毛生肾。”明代医家马蒔在《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》中言:“肾主水,金实生之,故皮毛生肾。”清代张隐庵谓“皮毛生肾,肺气主于皮毛,因金气而生肾。”医家高士宗说:“皮毛复

而所生,故皮毛生肾。”《黄帝内经素问反诂》解释为“肺经生肾水,所以皮毛生肾。”《黄帝内经素问译释》释为:“皮毛润泽则又能生养于肾。”历代医家都明确阐明了皮毛与肾脏有密切关系。皮毛生肾的实质就是肺金与肾水的相生关系^[1]。

肺肾在经络上有直接的联系,足少阴肾经经脉直行者,从肾上行,穿过肝和膈肌,进入肺。肺与肾共同维持水液代谢方面,“夫胃为水谷之海,饮食入胃,游溢精气,上输于脾;脾气散精,上归于肺;通调水道,下输膀胱;水精四布,五经并行,合于四时五脏阴阳,揆度以为常也。”肺通调水道,输于膀胱,膀胱经过肾的蒸腾气化作用,将有用的水液布散于全身(包括体表),将无用的水分通过尿液排出体外。麻黄汤能够去除水肿,其原理就在于麻黄的发汗和桂枝的蒸腾气化作用。肺与肾共同来维持呼吸,肺为气之主,肾为气之根。

另外,肾与皮毛的关系还在于皮毛与其他脏器的关系,中医思想的核心就是整体观,皮毛与五脏皆有联系,肾通过与五脏的联系亦与皮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首先,“心布于表”,“心主血脉”;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;肝能够调畅气机和调控血量,气血不足或气滞血瘀,最终会血液运行不畅则会出现皮毛色泽的改变,甚至发生皮肤营养障碍,出现毛发的脱落,甚至皮肤的干枯或坏死。而心与肾的水火既济,心肾相交,则人身水火、阴阳、精神的动态平衡;脾胃为先天之本,肾为后天,两者表现为互促互助的关系,同时还能共同调节水液代谢;肝主藏血,肾主藏精,精血同源,两者相互资生;更何况肾中阴阳乃人一身阴阳之根本,通过肾中阴阳的调节,能够调节全身五脏六腑的阴阳,进而影响到皮毛,这些也能够说明肾与皮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2 临床皮肤病从肾治疗

临床上常常遇到一些顽固性皮肤病,治疗颇为棘手,从肾论治常能获效,这也恰恰反证了皮毛与肾的关系。

黄褐斑:黄褐斑的产生多因肝郁气滞,气滞血瘀而成,《医宗金鉴》指出:“黧黑、面尘,源于忧思抑郁,血弱不华,火燥结滞而生于面上,妇女多有之。”^[2]我们临床上对于黄褐斑的治疗要么以逍遥散之輩疏肝理气,要么以桃红四物汤之类活血化瘀,疗效不明显者常加桑叶、桑白皮等肺经药,疗效显著。在此的基础上如果再根据月经周期,加入一些补肾调经的药物,如在月经前加入菟丝子、鹿角霜等药,在月经后

照顾到肾阴的不足,加入女贞子、枸杞子、黄精等滋补肾阴的药物。

脱发:“肾主骨生髓,主藏精,其华在发”,“发为血之余”,而“精血同源”,如果肾精不足,阴虚火旺,则会出现心烦易燥,头发变白或者脱落,补肾亦是辨证论治。对于脂溢性脱发,我们认为,油脂的产生是因为脾胃运化失常,痰湿内聚,甚至变为湿热,因而常常顾忌补肾阴药物的滋腻,必须意识到这种情况的产生,其本质还是津液的代谢失常,通过补肾就是来调整津液代谢的,“肾主水”,津液滋养皮肤的生理功能有赖于肾的气化作用。尽管津液的化生输布是一个复杂过程,是许多脏腑相互协调配合的结果,但其中是以肾为主。正如《素问·逆调论》所云:“肾者水脏,主津液。”《灵枢·本脏》说:“肾合三焦膀胱,三焦膀胱者,腠理毫毛其应也。”在三焦和膀胱的配合下,肾之气化保持了体内水液代谢的动态平衡。如果肾的气化功能失常,就会引起水液代谢紊乱。所以临床上坚持用七宝美髯丹来保证疗效,如果忌憚其阻碍胃气,少佐陈皮或砂仁等理气之品即可。

弥漫性硬皮病:该病属中医“皮痹”范围,既在痹证之列,其因自不越乎风、寒、湿三者;其病机根本则在脾肾阳虚,卫气不固,腠理不密,分肉失却温煦,风寒湿邪乘虚侵袭,客于肌肤之间,化为寒痰浊血,流注肢脉,致营卫不和,气血凝涩,发为皮痹;久之寒湿合风邪内侵,累及脏腑,发为脏腑之痹,所以弥漫性硬皮病也会出现一系列复杂的临床表现。以补肾的方法,能获得疗效。对于硬皮病的认识和治疗,临床上用活血化瘀的方法,有的也能起到疗效。但是我们认为,本病的发生根本就在于肾阳的不足,所以应当加重补肾的药物,可选肉桂、附子、山茱萸、熟地黄等。“五脏之伤穷必及肾”,对于虚损证,“肾为五脏之本”。

银屑病:银屑病中医称“白疔”、“松皮癣”、“白壳疮”等,其病因主要由于体内血热偏盛,日久蕴结化毒,血热毒邪外壅肌肤而发病。另外,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如感受外邪,或进食鱼虾海味、辛辣刺激之品,或精神刺激、心理因素等常能诱发或加重病情。临床上治疗大法不外凉血活血,祛风止痒,或用消风散加减,或用四物汤加减,间或有效,但是银屑病的治疗并非朝夕之功,常反复,难以治愈,瘙痒难忍,白屑如雪,层层堆积,不正是久病及肾,肾阴亏虚,内燥为甚,所以治疗此病亦应加入何首乌、熟地黄等大补肾阴之品,才能有所希冀。

荨麻疹:荨麻疹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,其特征为突然发作或迅速消退的白色或浅色局限性风团块,周围绕以红晕,且有瘙痒或烧灼感。因皮肤发痒,形如麻疹或大如豆瓣,成块成片,遇风易发,故称“风疹块”,因时隐时现,又名“瘾疹”。本病多因禀赋不耐,气血虚弱,腠理空虚,卫气失固,或胃肠积热,复感风寒、风热、风湿之邪,郁于皮毛腠理之间,使内不得疏泄,外不得通发,亦有因某些食物、药物、异味、虫积、感染等因素诱发者。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多与自身免疫功能的低下有关,本病反复缠绵,因此,在治疗时除了汤药中加用补肾抗过敏之品外,应注重改变患者的体质,提高免疫力,可服胎宝胶囊,其主要成分是紫河车,此乃血肉有情之品,补肾纳气,大补精血,久服可改善体质。

3 结论

肾与皮毛在生理上有密切关系,在病理上也相互联系。在生理上,一方面肾阴、肾阳通过脏腑经络供给皮肤营养和能量,使皮毛温暖、柔润而富有光泽,发挥其生理功能;另一方面,皮毛良好的卫外功

能,既能保证肾阴肾阳的能量不致外泄,又可阻止外邪侵入而使肾阴肾阳较好的发挥其生理功能。在病理上,因肾阴肾阳的虚衰而使皮肤失其生理功能,使皮肤变得冰凉、萎缩、硬化、干燥、色素沉着等,而且其司开阖的功能也丧失,使外邪长驱直入。现代医学认为,中医学的“肾”与人体内分泌及免疫功能有关,免疫功能的低下常可引起过敏性皮肤病,而一些久治不愈的皮肤病也常导致“肾”的病变。在临床上发现,肾虚是许多皮肤病反复发作、缠绵难愈的重要原因。在皮肤病的治疗过程中,应当注重皮毛与肾的关系,不忘补肾,这样可以有效地缩短疾病的病程,在顽固性反复发作性皮肤病中恰当地应用补肾疗法能收良效。

参考文献

- [1]戴登辉,兰学良.试论“皮毛”与“肾”[J].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,2009,26(2):69-70.
- [2]唐冬菊.补肾疏肝法治疗黄褐斑体会[J].云南中医杂志,2010,31(1):38.

(收稿日期:2010-11-24;修回日期:2011-01-11)

[编辑:李 巍]

从“脾在液为涎,肾为唾”探讨糖尿病肾病病证与唾液的关系

吴同玉 李宇涛 李灿东* 朱 龙

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,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华佗路1号,350108)

基金项目:福建省教育厅项目(JA10163)

* 通讯作者: fjjzylcd@126.com

[摘 要] “脾在液为涎”、“肾在液为唾”。在理论上,涎和唾可以分主于脾肾,又可以为脾肾共同所主,或者与全身脏腑均有联系;有研究发现糖尿病肾病的病变部位主要在脾和肾,病性性质以气阴两虚和湿热、瘀血为主,多为虚实夹杂。就糖尿病肾病的病变脏腑部位与病性性质探讨唾液的性状,以期临床诊治提供依据。

[关键词] 唾;涎;脾肾;糖尿病肾病

糖尿病肾病(diabetic nephropathy, DN)是由于糖尿病(diabetes mellitus, DM)导致微血管病变而继发的肾小球疾病,是 DM 常见的并发症之一^[1]。我国的 DM 患者中,93%的患者是 2 型糖尿病,其中 DN 的发病率约为 40%。武曦蔼等^[2]基于住院病历信息,研究北京地区 2 型糖尿病继发糖尿病肾病的中医证候特点为本虚标实。本虚证以气阴两虚为主,随着病程的进展,逐渐发展为阴阳俱虚之证;所兼夹的标实证因病程阶段不同和个体差异而表现各异,但血瘀证为贯穿其病程始终的重要兼夹证。谢桂权等^[3]采用横断面、回顾性调查的研究方法,结果发现,珠三角地区糖尿病肾病患者中医证型特点

有:虚证中,五脏虚以肾虚证、脾虚证多见;气血阴阳虚证中以阴虚、气虚证多见;复合虚证中以气阴两虚证、脾肾气虚证多见。实证中以血瘀证、湿热证最多见。病属本虚标实,虚以气阴两虚为主,病位主要在脾肾;实则血瘀内阻为主。

李如辉^[4]认为,脾肾分主涎、唾理论应修正为“涎唾同为口津,并主于脾肾”。孙理军^[5]认为,唾、涎二字虽在字义上有差别,但均为口腔分泌物,人们习称的唾液包括唾和涎。从唾涎的生理及临床辨证中唾液不同的异常表现来看,唾液量的多少,质地的清稀和黏稠与脾肾两脏均有关,脾不单主涎,也主唾;肾不单主唾,也主涎。唾涎为脾肾共同所主,以